

◆ 公安前沿作家纪实文学作品系列

天眼

孟扬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公安前沿作家纪实文学作品系列

天眼

孟扬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眼/孟扬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 1

(公安前沿作家悬疑侦探文学作品系列)

ISBN 978 - 7 - 81109 - 611 - 8

I. 天… II. 孟…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2705 号

天眼

TIANYAN

孟 扬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

印 张: 20

开 本: 64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290 千字

印 数: 0001 ~ 3000 册

ISBN 978 - 7 - 81109 - 611 - 8/I · 024

定 价: 32.00 元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39032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E-mail: cpep@public.bta.net.cn

www.phcp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目 录

第1章 东墙	1
第2章 枪魂	22
第3章 沙尘	39
第4章 拳极	58
第5章 禅灭	75
第6章 鬼婚	94
第7章 白血	111
第8章 魔刀	134
第9章 骨语	156
第10章 手语	179
第11章 诗毒	196
第12章 重杀	214
第13章 干尸	231
第14章 天杀	252
第15章 人癌	268
第16章 跳弹	293

第 1 章 东墙

盛夏，古老的春江在春江平原上肆意奔流。平铺于天地间的水面因晨雾的缭绕而显得波澜壮阔，烟波浩渺。

太阳从雾中升起，向江面倾泻出一片血红，一叶叶扁舟自江边苇荡里悠然而出，咿呀的橹声与渔夫的号子交汇成一段美妙的晨曲。

古老二从船舱里钻出来，微凉的江风稍稍吹醒他昏昏沉沉的大脑袋，他望望天上的太阳，来到船头，解开腰带，“哗哗”地向江中浇下一股浊流。然后，他打个激灵，提上裤子，准备回舱里再睡上一觉，就在这时，他看到离自己的船不远的江面上，漂下一件东西，那东西挺长，挺大，像段原木在随波逐流，古老二瞪大两只牛眼，心想：“不会是个死人吧？”那东西越漂越近，渐渐的，古老二看到了一丛黑色的头发，和一只伸着的手。古老二不由得叫声“妈”，便慌忙跑回船舱中，用手机报警。

十分钟后，春江市区内警笛大作，两辆满载着警察的警车呼啸而来。

“死者，男性，身高 1.75 米，营养状况良好，身体发育正常，口鼻腔有蕈状泡沫，尸斑出现在腰、颈部，尸僵尚未发生，从牙齿上判断，死者年龄在 38 ~ 40 岁之间，从尸斑出现，尸僵尚未形成情况看，死者死亡时间距现在不过 3 小时，死因应该是溺水！”负责尸检的法医是位英俊的小伙子，他皮肤白皙，面部轮廓棱角分明，一双明亮的眼睛中，透着对学术和生命的尊重，只见他那双戴着乳胶手套的手在死者身上熟练地移动着，口中法医术语联珠而出，令旁边负责记录的助手目不暇接。他就是春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大队法医唐克。

唐克今年 26 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春江市人，父母均是春江人民医院的专家级人物。在春江，唐家虽称不上门庭显赫，

2 天 眼

但因唐父唐母医术精湛而备受人们尊敬。

尸检初步完成，依照司法程序，下一步应该对死者进行解剖，以便盖棺定论。然而，由于尸出无名，没有死者家属在场，警察们不得不把死者运回城区，停放在殡仪馆的冷藏室中，待确认死者身份，找到其家属后，再行解剖。

回到技术大队，唐克放下工具包，端起洗漱用具向盥洗室走去，他颀长的身材在洁白四壁的映衬下，更显得英俊挺拔，卓尔不凡。

“唐克！”一个女孩儿清脆地叫着唐克的名字。

唐克转过身。

“是你？常佳！你怎么来了？”唐克惊喜得差点扔掉手中的东西。

“难道我不能来？”常佳歪着头，口气很认真，可掩饰不住眸子那缕缕的温柔与渴望。常佳长着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红润的脸上总是挂着开心的笑靥。

“不是不能来，来之前给我来个电话嘛，我好有点心理准备！”唐克拽过常佳的一只手，将它放在自己的胸膛上，让她感受自己剧烈的心跳。

“别……这是刑警队。”常佳紧张地用目光四下张望。

“没人的，大家还没有上班！”唐克把端着脸盆的手伸向常佳的腰肢，做个要拥抱的动作。

“别这样，唐克，你穿着警服！”常佳目光迷离，口中拒绝，身体却向唐克怀中倾斜过来，唐克的两只手在常佳的后背交叉，他们狂吻在一起。

“好了！唐克，我刚下车，连脸都没来得及洗，脏死了！”常佳用手掩住唐克的嘴巴说。

唐克这才想起自己刚在江边处理完死尸，便放开了手，和常佳一起走向盥洗室。

八点钟，上班以后，民警们通过公安网络，很快查找到尸源。死者张北臣，男，39岁，高中文化，生前系春江市龙腾盛世集团营

销部员工。据其单位领导称，该人平时业绩平平，喜欢酗酒、赌博。其妻刘雨是春江医科大学副教授，收入不菲，但因张北臣不务正业，夫妻关系很是不睦。

刑警队立即与春江医科大学联系，校方称刘雨已于两日前到平川市医科大学讲学去了，大约得一个星期才能回来。刑警队又找到刘雨的手机号码，这位副教授在电话中得知丈夫的死讯，止不住大放悲声，当日下午便打出租车返回春江。

出现在春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吴浩强面前的这个女人，穿着一袭白色的连衣裙，戴着太阳镜，秀发瀑布般地自发际向后流淌，披在肩上，她的鼻子小巧玲珑，嘴唇红润，俨然一位婷婷少女。

“您是吴队长吗？我是张北臣的爱人，我叫刘雨！”女人摘下眼镜，吴浩强这才看到，这个女人的双眼像水蜜桃一样红肿，似乎轻轻一掐，就会渗出液体。

这样的女人最叫人可怜，越有阳刚之气的男人越想把她拥在怀里，用舌尖舔干那两颗桃子里面的汁液。吴浩强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您就是刘雨教授？快！快请坐！”

刘雨坐到沙发里，双膝并拢，两手交叉放在膝上，俨然一副淑女姿态。吴浩强倒了一杯水，递给刘雨。

吴浩强：“刘教授，关于张北臣的死，我在电话中已初步向您介绍了，也许是自杀，或者是失足落水，当然啦，也不排除被他人推进江中溺死的可能，目前，他的尸体还停在市殡仪馆的太平间，有待法医进一步验证，您作为他的家属，有什么要求尽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来！”

刘雨凄惨地笑一笑，说：“他死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是我诋毁他，他是个失败的男人，在他的身上连男人的一个优点都找不出。他酗酒、赌博、嫖娼，整个一块醉生梦死的泥巴，对家庭一点责任心没有，对事业毫无追求。但是他为人不坏，他伤害的范围仅在一个家庭，还有他自己，与社会毫无瓜葛。现在他死了，自杀也罢，他杀也好，到了公安机关就听凭你们处置，我会尽力配合的。”

4 天 眼

吴浩强点点头，说：“那我就安排法医解剖。请您去一趟殡仪馆。”

刘雨从沙发上站起，一手端着水杯，一手抚抚裙摆，生怕被刚才的坐姿揉皱似的。

唐克与常佳正坐在街中心大排档吃包子。他们是大学时代的恋人，现在常佳供职于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刚侦破了一起要案后临时休假。

“草原儿女，相聚在一起……”唐克腰间的手机响了。

“什么年代了，还弄这个铃声，真俗气！”常佳朝唐克撇撇嘴。

“没办法，进厕所都能听到这种铃声！”唐克边掏手机边说。

唐克：“喂！是吴队啊！安排解剖？好！我这就去殡仪馆！”唐克关掉手机，问常佳：“我得去殡仪馆解剖个尸体。吃完你是去宾馆还是去我家？由你选择！”

常佳说：“当然是宾馆了，我现在还不想把我交给你，更别说交给你的老爸、老妈。”

刘雨已先唐克一步赶到殡仪馆中，她站在殡仪馆的大厅里，背着挎包来回走动，绰约的风姿令许多来为家属奔丧的男人乱了方寸，不合时宜地将饥渴的目光投向她。

张北臣的尸体被抬了出来，唐克穿上白大褂，戴上手套。

“刘女士，出于对生命权利的尊重，依照法律程序，我们将对所有非正常死亡者进行尸体解剖，您作为家属，有什么异议吗？”唐克依照程序征询刘雨的意见。

刘雨摇摇头，平静地说：“我没有异议，因为我是学医的，同样尊重生命，尊重死亡。”

唐克：“那就请你签字吧！”

刘雨签了字。

唐克掀开覆盖在死者身体上的床单，这个身材魁梧五官尚且端正的男人像窒息在水面上的大鱼，洞开着大嘴、双目圆睁。唐克用手触摸了一下他的臀部肌肉，竟然发现这个尸体还是软的，再试腮部咬肌，同样很松弛。这就奇怪了，按照人死后的征性，应该在4

小时后出现尸僵现象，尤其是在江水浸泡的情形下，尸僵更应该提前发生，直到 72 小时后，尸僵现象才会逐渐消除并快速腐烂。于是，唐克将尸体翻转过来，用刀切开死者腰背部的尸斑，但见皮肤下的淤血已成为暗紫色，这更增加了唐克的疑惑。因为这个征性又告诉他，这具尸体的死亡时间至少在三天以前，否则他的血液不会腐烂到这种程度。难道这真是一具死于 72 小时前的尸体？尸僵已解？也不可能，一具浸泡在江水中 3 天的尸体，最起码外表会变形，皮肤脱落，而这具尸体在常人看来分明是具鲜尸。

带着疑问，唐克用刀切开死者的胸腔，一个苍白浮肿的肺露了出来，这只肺膨胀得有脸盆那么大，是正常人的三倍多，从外观形象上，即可看出死者生前从口鼻腔内吸入了大量的液体才使这只肺犹如充气的皮球一般，饱满得不能再饱满。唐克皱下眉头，用刀尖刺向死肺，只听“扑”的一声，一股脓黄的液体箭射而出，整个屋子里顿时充满了令人作呕的臭气，唐克用刀尖挑出一块腐败的肺组织，放到一个塑料袋里。

唐克给尸体做了缝合，然后走出这间充满恶臭的屋子，填写尸体检验报告单。

“刘女士，你丈夫什么时间死的？”唐克问。

“什么时间我也不知道，我从家走时他还好好的！”刘雨说。

“这两天你不在家？”唐克又问。

“是，我到平川讲学去了！”刘雨回答。

“走时没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吗？”唐克抬起头，面对刘雨。

“他有什么异常？一天除了喝酒就是赌博，在他的眼里，这个世界美妙着呢。”刘雨挖苦地说。

“你怀疑是他杀？”唐克试探。

“他杀倒也未必，也许是他喝多了不小心滑到江里。哎，你们检验结果到底怎样？能确认他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吗？”刘雨反问。

唐克摇摇头，说：“目前还确认不了，只能认定他是溺水死亡。”

“确认不了？那尸体咋办？还寄存在这儿吗？一天得花很多钱的！”刘雨的口气有点急切，看出来，她对金钱的感情比对丈夫的

6 天 眼

尸体浓厚。

“寄存倒不必了，尸体检验完，你就可以安排火化！喏！再签个字！”唐克把笔递给刘雨。

刘雨接过笔，说：“没想到，解剖个尸体还这么麻烦！”然后在尸体检验报告单上认真地签了字。

“好了！刘女士，你安排你丈夫的后事吧！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到公安局找我们！”唐克背上工具包，向外走。刘雨将他送到殡仪馆的大厅门口。

对于张北臣的死因，唐克感到其中疑窦丛丛，通过刚才对尸体肺组织的检验，基本可以断定他的死亡时间在72小时以前。可报案人称，他是亲眼看到这具尸体顺江而下的，春江市区就在上游十华里的地方，尸体顺水漂流如何用得三天？假设江里不是第一现场，那尸体口鼻腔中的江沙，肺组织内带有藻类的江水又如何解释呢？

唐克用指关节叩响春江刑警支队支队长吴浩强办公室门的时候，吴浩强正同什么人通电话，电话打得很黏糊，仿佛有块磁铁吸着两端，谁也没有收线的意思，唐克进屋时，吴浩强仍在打，直到唐克坐在沙发上等了五六分钟，他才把电话放下。

“咋样？小唐，检验出什么结果了吗？”吴浩强抬头瞄了唐克一眼，又拿起手机，翻找号码，另只手再次摸向案头的电话。

唐克回答：“死者系溺死可以认定，但眼下无法确定是自杀还是他杀，这案子存在着许多疑点……”

吴浩强仍旧盯着他的手机，说：“这样吧，小唐，这起案子就由你和一队来搞，我后天得去省厅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咱们都是在江边长大的人，哪年不淹死几个？就别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调查调查，做做家属思想工作，没啥太大的问题就结案。”

唐克向吴浩强行了个礼，说：“是！我这就去一队！”然后迈着矫健步子走出支队长办公室。座上的吴浩强又操起桌上的电话打了起来。这次他的声音变得强硬而不失威严。

“蓝河大队吗？我说你们怎么搞的……”走出门的唐克听到了

上司前后判若两人的声调，不由得摇摇头，心想：“真如一位哲人说的，最好的演员不可能是政治家，而最好的政治家绝对是最高明的演员。”

春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下设四个大队：第一大队主抓春江市区刑事案件；第二大队主抓各县及农村的刑事案件；第三大队即是技侦大队，主要由刑侦技术人员组成，包括技检、痕检、法医等，这些人员随案件而调动，哪里需要到哪里配合；第四大队为机动大队，性质同技侦大队一样。

唐克去了一队，一队队长周凯是个胖子，长着一张笑脸，不管见谁都笑眯眯的，队里的人叫他周胖子，可社会上的人却叫他“笑面虎”，可能是因为他表面和善，犯到他手里却不讲情面的缘故。

周胖子听完唐克的汇报，不高兴地说：“这个吴队，有啥案子就爱往俺这一队推，你说这起案子疑点这么多，他不亲自抓，至少也应该派个副支队长嘛，到时候出了问题谁负责？”

唐克知道周胖子对前几天没有被提拔上副支队长一事还在耿耿于怀，就试探说：“周队，要不你派几个兄弟，我们干？”

周胖子笑了，笑了的周胖子就像弥勒佛一样让人感到亲切。周胖子说：“我发发牢骚而已，咱干啥的，有案子还能不上吗？何况又和你老弟一起办案，准能办个漂漂亮亮，我哪能让人把这功劳抢去？这回我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

刘雨安葬完张北臣的骨灰，沿着墓地的小径款款向外走，她神态异常平静，仿佛她是个游客，只是路过这个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与她无关。她的脚步不紧不慢，洁白的裙裾随着纤腰的扭动摇曳生姿。当她完全走出墓地，出了人们的视线，就急忙掏出了手机，十分钟后，一辆白色的凌志轿车驶来，她坐上轿车，飞奔而去。

时间对于尊重生命和爱护生命的人，显得非常宝贵，下午 5 时 30 分，阳光在平原上还是十分充足，建筑在春江岸边的春江城，被太阳炙烤一天，有几分燥热，行走在街上的男女，穿着少到了极致。唐克与周胖子坐在车里，开着空调，直奔刘雨家。他们希望从

张北臣出发的地方，找到他生命终点的答案。

刘雨家住在富华小区。这里依江而造，窗外江水苍茫水天一色，脚下长堤横亘，绿柳婆娑，是春江景色最宜人的地方。当年有许多房地产开发商相中了这块宝地，想在这里开发别墅，未获批准，而由市政府批给了春江市各大学府建起了一幢幢教师住宅楼。

按照笔录提供的居住地址，唐克与周胖子找到刘雨的家。在春江刘家可以称作是一幢豪宅，二层欧式小楼，四周有草坪与停车场，门外，即是轧着混凝土融公路于一体的春江大堤。当年的教授们早已耐不住金钱与物质的诱惑，扔下政府的关爱，易给他人把这里变成了富商巨贾们的十里洋场，养身体闲的别墅，独有刘雨这个女人尚在此处独守着政府赐予知识分子的清高。

“叮咚”，唐克按了一下门铃。

“咔”！门在一声轻响后，“哗”地向两侧拉开，女主人刘雨一身黑色的纱裙，立于门口。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她丰满的胸口上，赫然缀着一朵白色的小花儿，这朵花儿是那般洁白，在黑的底色上显得有些耀眼。它寄托着一个女人对爱人的哀思？还是这个女人在刻意地向世人虚伪地表白什么？

唐克用目光迅速地扫视了一下房间。这间屋子好大，从棚顶到地面足有3米高，四面墙壁就像被一股无形力量向四下推开一样，使屋子显得十分空旷。

唐克看了一眼周胖子，周胖子正拿着他专利的笑容面对刘雨：“刘女士，我们是春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我姓周，他姓唐！”

“这位唐法医我见过，快请进！”刘雨热情地发出邀请。

屋里开着空调，很凉爽。唐克迈进屋子的一刹那，隐约嗅到空气中夹杂着一股淡淡的水腥气，这股水腥味跟秋天江岸边的江风味儿很相似。它从什么地方而来呢？是窗外的春江？还是空调中的氟利昂？唐克狠狠地往肚子里咽了两口气。因为张北臣就是死在江水中，所以唐克对江水味儿特敏感。

刘雨看看唐克，心中掠过一丝不安，她敏锐地意识到眼前这个小警察不同一般，他也许从张北臣的尸体上读出了什么，因为今早在殡仪馆他那看似平常的几句话，分明是在试探她的虚实，如今他

又带人找上门来，其意不言自明。

“屋中的气味很不好，是吧？我刚擦完地。”刘雨说。

“不是，我的鼻子这两天有点不通气。”唐克急忙掩饰。

“请坐吧！是喝冰红茶？还是喝矿泉水？”刘雨走到冰箱前，拉开冰箱门，唐克看到，那里面装的几乎全是上等的饮品。

“喝杯水吧！任何后天的东西都没有天然的纯粹！”周胖子的笑可能因为女主人的热情与善解人意而变得更加灿烂，语言也带出了艺术色彩。

在刘雨转过身从冰箱里取水的瞬间，唐克又品尝了一遍屋中空气的味道。江水，是江水的味道，这股味道对于在江边长大的人来说，简直就跟自己的指掌一般熟悉，拖地的水虽然也是来于江中，但它通过水厂的处理，再加上与地面灰尘的混合，完全没有江水的味道纯洁。唐克把头转向墙壁四周，试图找到一个游泳池什么的，遗憾的是，屋中除了冰箱中的饮品，一件与水有关的东西也没有。刘雨，这个连名字中都掺杂着水的女人，竟将水拒之于大堤之外。

“咱们的春江已受到污染了，你看，我的生活用水几乎都来源于这些！”刘雨回身指指冰箱中的饮料，然后拧开瓶盖，躬下身子给唐克他们倒水，裙子中凸起的曲线部分很能让人想入非非。

“刘教授，咱们言归正传吧！关于张北臣先生的非正常死亡，我们正在全力地查找线索，您作为他的家属，希望能与我们配合，尽快查明死因！”周胖子盯着刘雨的眼睛说。

提到张北臣，刘雨眼睛红了。刘雨说：“我很内疚，虽然他这人很不优秀，平时总跟我吵架，可他不应该死，真的，如果我不去平川讲学，也许他就没事了，在家，我会管着他，不让他外出，那样，他也许不会死，所以对他的死，我也有责任！”

“刘教授，古人云：‘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任何生命都无法抗拒，您是从事医学研究的，对这些一定理解得比我们更为深刻，既然事情发生了，您又何必自责呢？还是节哀顺变，咱莫说哀大伤身，哀毕竟会扰乱人的正常思维，这对搞清案子真相很不利！”周胖子娓娓动听地劝解。

刘雨点点头。

“请问，您丈夫生前有什么爱好？诸如写作？记日记、上网聊天？”周胖子启蒙似的问。

刘雨摇摇头，自嘲道：“他除了喝酒、赌博，对这些高雅的东西丝毫不感兴趣！”

“他死后，您动过他的房间吗？我们想看看他的房间。”周胖子说。

“没有动过，我3号走的，今早闻讯赶回来，为他料理完后事，刚回到家不超过三个小时，才擦完地，这不，你们就来了，我们居住的房间在楼上，我带你们去看吧！”刘雨说着站起身，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下唐克。

若在平时，唐克会站起身，跟随他们上楼去，勘查一下张北臣的房间，近距离地寻找张北臣的死亡证据，然而今天唐克却坐在沙发上没动，他的思维始终被这股淡淡的水腥味儿左右着，使他迫切地想从这里找到答案。

“周队去吧！我有点感冒。”唐克随便找个托词。刘雨瞥了唐克一眼，目光里有几分仇恨。

周胖子随刘雨上楼去了，等他们的身影一从视线中消失，唐克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沿着四壁，警犬一样用鼻子嗅起来。

刘雨的这间客厅实在太大了，会客的沙发茶几摆在大厅的中央，西边墙壁下放着一个冰箱，角落的高脚凳上摆着一个大瓷瓶，而东边的墙壁下，却是空空荡荡。依照刘雨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每月逾万元的收入，不会不舍得花钱来装饰自己的门面，使这里显得如此荒芜吧？但地面已如水洗过的天空一样明净可鉴。一尘不染。

“不行，看来还得到张北臣的房间去，一个人的一生不管他走多远，最终走不出自己的那个小天地，这个天地对任何人来说，也只有一张床那么大小！”唐克想到这里，佯装咳嗽两声，“噎噎噎”地奔上楼来。

周胖子与刘雨正在张北臣的私人领地做一次近乎毁灭人性的扫荡。张北臣一生中的光环与罪恶都在这一刹那间展现在他们面前，什么扑克、麻将、淫秽光盘、避孕套等，甚至还有几粒“逍遥丹”

都被他们翻了出来，摆了满满一床。

“看见了吧？不是我诋毁一个死人，做人做到他这份儿上，已经是极致了，论学历、论长相，我哪样配不上他？他竟然还背着我去干那种龌龊的勾当！”在外风光无限的大学教授，面对自己丈夫的这堆遗物，似乎也只能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心中的愤怒。

“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没有？”唐克进门就问。

“你看看吧，一个赌鬼加色棍的私有财产。”刘雨赌气地指着乱七八糟的床说。

唐克十分理解刘雨此刻的心情，不管天塌地陷进去，她与张北臣毕竟是夫妻，作为一个妻子她可以容忍丈夫身上诸多缺陷，然而决不能容忍丈夫对自己情感上的背叛，何况像刘雨这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你老公有了嫖娼的劣迹吗？”唐克问。他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揭刘雨心灵上的伤疤，而是为了验证一个问题——倘若刘雨知道丈夫有这样的污点，那么她就会鄙视他，厌恶他，从而产生杀人的动机。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他做那种事不可能让我知道。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还不能证明他是个下流坯子吗？”刘雨愤愤地说。

“以前你不知道他有这些东西？”唐克又问。

“不知道。”刘雨摇摇头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是共同拥有一个家，可在物质与精神上基本都是彼此独立的，他从来不看我的东西，同样我也不关心他的。我们没有孩子，再加上我的工作又很忙，所以我极少管他，如果我发现他有这样的东西，早给他烧了。”

唐克把那些淫秽光盘拿在手里，一张张翻看了一下，说：“刘教授，这些东西是属于张北臣先生的遗物，但它也属于公安机关的违禁品，现在我要把它们拿回去销毁，请问你是否同意？”

刘雨挥挥手，如弃敝屣似的说：“拿去，拿去，这种肮脏的东西出现在家里，已经玷污了我的人格，还有这些肮脏的东西，你们最好也一并拿走！”刘雨说着，又指指床上的麻将和避孕工具。

唐克笑道：“这些东西还是由您自己处理吧！我们只拿业务管理之内的东西！”

一次会面就此结束，唐克与周胖子上了汽车。

“小唐，你有什么发现没有？”周胖子问。

唐克摇摇头说：“没啥发现。不过我有种感觉，就是刘雨家里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哪儿不对劲？”周胖子追问。

“我也说不好，像是她家的东墙，那儿太空旷，以前似乎有什么东西刚被搬走！”唐克说着用手捏捏自己的鼻尖。

“我倒没感觉出来，不过我在检查张北臣的房间时，发现这个女人特配合，好像故意把张北臣劣迹展示给我们似的，你说她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周胖子也向唐克提出了自己的疑点。

“这不难理解，刘雨是大学教授，自命清高，她怕你把这些东西翻出来，认为是他们夫妻的共同爱好而影响她的声誉呗！”唐克说。

周胖子一笑说：“那很难说，大学教授就不看黄碟了？你还公安大学毕业的呐，不也把人家的碟拿回来了吗？说是销毁，销不销毁谁知道？”

唐克得意地说：“这点还真让你猜中了，我拿它的目的还真就是为了自己看！”

二人回到刑警队，组织警力开始对张北臣与刘雨的社会关系展开秘密调查。信息很快反馈回来，张北臣与刘雨于1999年结婚，婚后俩人虽称不上是同命鸳鸯比翼双飞，但也是双宿双栖，没听说过发生过什么浪漫的事。另据张北臣的一位麻友证实，昨天晚上他给张北臣打电话，张北臣的手机开着，却没人接听，20分钟后，张北臣给他发来一条信息，说他在江边玩呢；至于跟谁在一起，玩什么，没说。

“如此说来，张北臣失足落水的可能性大，既然有人证实他去了江边，咱们可以结案了吧？”周胖子问唐克。

唐克又捏了捏鼻尖，这是他思考问题时的习惯动作。

“我看不能结案，这个案子表面像是越来越清晰了，其实越来越复杂。我们暂且刨除尸体征性与死亡时间上的疑点，就说这个证词，那个人既然给张北臣打电话，张北臣为啥不接？假如他当时没

有听到，过后为啥不给回话？却用短信来告诉对方自己在江边？”唐克提示。

周胖子皱起他那两条刷子似的眉毛，疑惑地问唐克：“你是说有人故意利用张北臣的手机向公安机关放烟幕弹？”

唐克点点头说：“非常有这个可能！”

周胖子坐到圈椅里，两眼看着天棚，自言自语地说：“能利用张北臣的手机的人一定是他的亲人或是朋友，亲人中刘教授有不在家的证据，其他人能是谁呢？”

唐克说：“这事好办，你派人调查一下张北臣手机的下落及他近期通话的单子就行，如果找到手机，叫兄弟们别乱动，把它作为证据妥善取回，我验下指纹就能查找到有没有人用它！”

“你给我安排得挺好，你呢？”周胖子问。

“我啊？找个地方看光盘！”唐克说着，朝周胖子诡秘一笑，拿着那擦光盘走出周胖子的办公室，任由周胖子那刚绽开的笑容僵硬在脸上。

唐克没有回办公室，而是去了“瑶池”宾馆，常佳正在那里等他。“叮咚”，随着第一声门铃响起，屋里飞出常佳。常佳穿着一件杏黄的筒裙，样子很清纯，很可爱，只是肤色略有些黑，脖子上有些空荡。

“唐克，你终于来了！”常佳搂着唐克脖子，厚实的胸脯压得唐克血流开始加速。

“小佳，别叫我唐克，叫我老公好吗？我真的好想你！”唐克的呼吸频率加快。

“老公就老公。”常佳娇声地叫一声“老公！”

“哎！”唐克美滋滋地回答，然后抱起常佳向床上走去。

“别这样老公，我早晚都是你的！”常佳从唐克炙热潮红的脸上读出了一个雄性的欲望，便开始在唐克的怀中挣扎。

“不，我现在就要！”唐克的口气非常坚决。

“唉哟，什么东西扎疼我了！”常佳惊叫了一声，唐克连忙将她放在地上，一看，原来自己的手中还攥着光盘。

“疼吗？”唐克抚摸着常佳的背。